



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西风烈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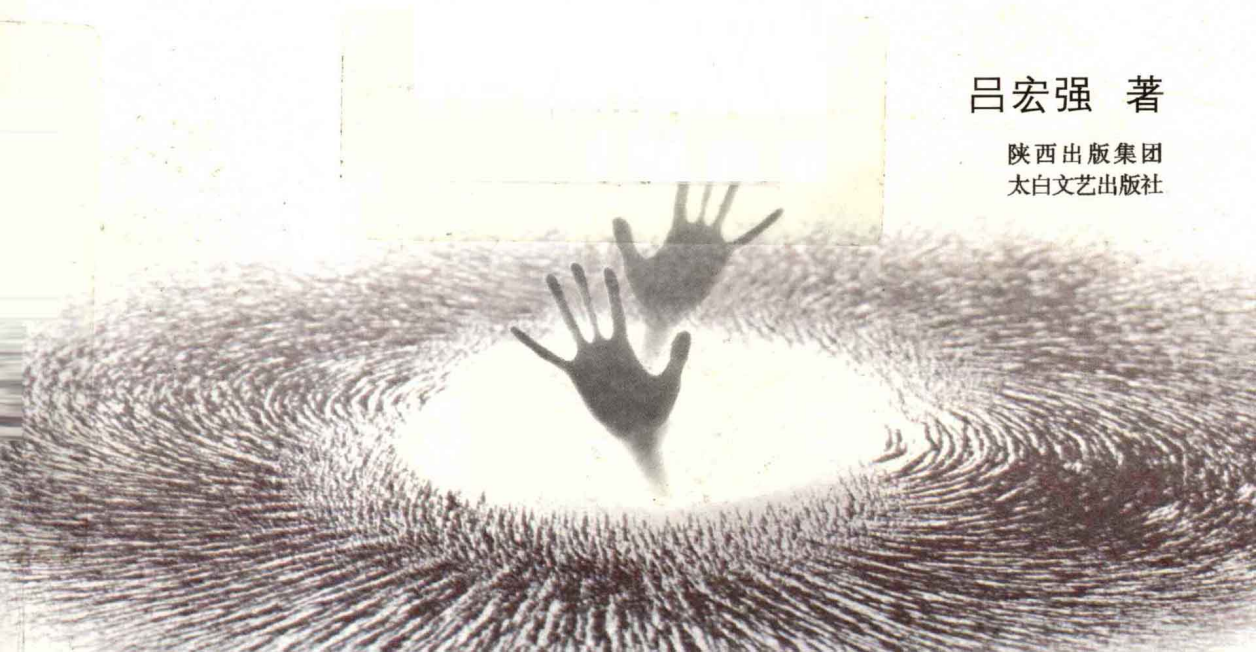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部揭露非法传销内幕的长篇小说。一部描写欲望的小说。一部传销圈套的解密大全。一部甄别直销和传销的教科书。一部展示传销人真实生活的浮世绘。

疯狂的木马

传销 = 感染木马病毒

吕宏强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疯狂的木马

吕宏强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狂的木马 / 吕宏强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680-852-8

I. ①疯…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0284号

疯狂的木马

作 者	吕宏强
责任编辑	党 靖 闫 瑛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580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52-8
定 价	32.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白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阵。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为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阵”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更多地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第一章

骄阳如炬，水泥路上蒸腾起隐隐的烟尘。

光头锃亮的黄沙尘此刻没有坐在工会办公室里安享凉爽的空调，却满头大汗地奔跑在厂区大道上。法国梧桐将它的浓荫宽厚地倾洒在地上，黄沙尘却视而不见。看来这位平时癞癞叽叽、能言善辩的小伙子今天可真是遇到着急的事了。

一辆东风载重车从后面驶来，缓缓地用车身将黄沙尘逼进了路旁的树荫里。

凭直觉黄沙尘就知道一定是车队的哪个坏小子在开玩笑。果然，没等他发话，司机便从车窗探出头，冲着他问道：“沙尘哥，啥事把你给急的？”

黄沙尘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喘着粗气对司机说：“王三——王三跟他老婆又急眼了，我得赶紧去给他们掰扯掰扯。”

“扯淡，当个工会干部拿多少钱，成天整这邪乎事。”司机冲他笑道，“给我嫂子说一声，我想她了，明天准备好酒菜，再弄一锅猪肉炖粉条，我到你家咱们好好喝一回。”

黄沙尘数落道：“你狗东西就知道蹭饭，来的时候带瓶‘老白干’……对了，你嫂子又给你相了个对象。”

“真的，长得咋样？”

“盘儿贼亮，背影像章子怡，正面像梅超风。”

“哥，你咋又忽悠我呢？”司机这才恍然大悟，哭笑不得地抱怨着。

“行了，我没工夫跟你扯淡，拜拜。”黄沙尘挥挥手，拐弯便向家属区跑去。

司机按一声喇叭，冲着他的背影喊道：“沙尘哥，猪肉炖粉条别忘了！”

这是一间工薪阶层的房子，此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整洁，墙上的镜框歪歪扭扭地耷拉着，家居用品乱七八糟地扔得到处都是，杯子、碗碟的碎片布满一地，屋内一片狼藉。

已过而立之年的王三两口子的架打得已经有些时辰了，但对立的情绪却并没有丝毫

缓解。俩人面红耳赤如斗鸡一般，你一言我一语翻着对方的老底，比赛似的将身边的东西砸向屋中央，“乒乒乓乓”的声音就好似在为他们伴奏一般。

看着这两口子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围在屋门口看热闹的一位中年瘦男人焦急地对旁边人说：“黄沙尘咋还没来？你们快看看，还有谁能把这两口子劝劝。”

话音未落，就听楼道口有人欣喜地喊道：“黄沙尘来了。”

黄沙尘太清楚自己在这种场合的分量了，他在楼道口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冲大家笑了笑，而后昂首腆肚地进了屋。没等他看清屋里的形势，一只饭碗便砸在了他的脚下，顷刻间粉碎。

“好，好，摔得好！两天没见，都学会尥蹶子了。”黄沙尘踢了一脚地上的碎瓷片，环视了一下众人，这才对王三两口子说，“是不想过了，还是过不成了？过不成了，就拣值钱的东西摔，彩电、电脑，咋不摔呢？”

王三两口子一时竟被问住，不由得互相看了看。

黄沙尘看了看他们，不动声色地说：“咋地，舍不得啊？那我来替你们摔。”说着，他径直奔到电视机前拔下电源、机顶盒，一使劲抱起电视机就往阳台上走，边走边对众人说道：“你们谁想要零件到楼下去捡。”

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被他这个举动惊住了，一个个都是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

黄沙尘从拥挤的房间走到阳台上，而后费力地将电视机的一角搭在阳台边上，回过头冲大家喊道：“哎，我说你们咋就没人劝劝我呢！”

众人这才明白黄沙尘举动的原委，不禁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笑声中，黄沙尘转身将电视机又抱进了屋放回原处，顺手拎起扔在地上的一条毛巾，擦擦手上的灰尘，佯作认真地说道：“这电视机不是我不敢摔，我是怕我要是真的一摔，王三媳妇肯定要被我这男子汉大丈夫的气势所吸引。一吸引，就坏事，我这身体可吃不消。”

王三媳妇破涕为笑，冲着黄沙尘扬手就是一巴掌：“少跟我扯犊子。”

黄沙尘看到矛盾缓解，便对众人说道：“有啥热闹可看的，该干啥，干啥去。以后，人家两口子打架少凑热闹，有时间把自家娘们的裤腰带看紧，甭让我这样的第三者趁虚而入……”

望着正说得起劲的黄沙尘，门口的瘦男人悄声告知：“沙尘，嫂子来了。”

黄沙尘的妻子玉珍应声出现在门口，清秀的脸上露出些许埋怨：“你刚说啥？”

“你咋来了？”眼看着玉珍从天而降，倒让伶牙俐齿的黄沙尘一时乱了章法，嘴里只是含混地说道：“那啥——那狗东西王三……”

玉珍并没有理会黄沙尘的言语，只是稍稍眯了眼睛，不急不缓地问道：“我问你刚才说啥？”

“我——我刚说，让大伙向你学习来着，”知道妻子并不是真生自己的气，黄沙尘嘻皮笑脸地讪笑道，“说你把我伺候得可舒坦了，管吃管喝，一礼拜还让我‘性福’三次，贼美……”

在大家的笑声中，玉珍羞红了脸。她趁势踢了黄沙尘一脚：“少不要脸。”

王三媳妇不失时机地将玉珍让到沙发上坐下，并手忙脚乱地给她倒了一杯茶：“嫂子，

坐，坐，喝茶。”王三见状也忙殷勤地给黄沙尘递上一支烟，虽然颤抖的手点了几回也没能将打火机点着，但还是表明了自己感激的心情。

“王三，哥给你说句实在话。”黄沙尘环视着凌乱不堪的屋子，很有感触地说道，“‘剔牙稀，挖耳聋，两口子打架要受穷’。天大的事，过上三五天回头一看，都是些无聊的事，扯淡的事……”

剑拔弩张的王三两口子被黄沙尘讲的这些朴素道理所打动，连连点头称是。黄沙尘找了个地方坐下，摆开阵势正准备开讲，外面有一位工人匆匆进来说：“黄师傅，厂长找你。”

“厂长找我能有啥好事？”黄沙尘说着站了起来拔脚就走。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本正经地对仍在围观的众人说：“对了，大家甭忙走。下星期，厂工会竞聘宣传干事，我希望大家继续投我的票。我要是连任了，请大家到俺家吃玉珍做的蘑菇炖小鸡。”

有人故意起哄道：“你这不是拉选票嘛。”

“谁说得这么邪乎？”黄沙尘笑道，“拉选票咋地了？克林顿、奥巴马不拉选票能当上总统？”

黄沙尘是出了名的热心人，正事、邪事、闲事、忙事没有他不管的。大伙送他绰号“钢嘴铁牙”。他就是凭着这副“钢嘴铁牙”为大伙摆平了很多难缠的事，所以，在他就职的这个东北国营老企业里，大家都喜欢他，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更是离不开他。

这会儿，他急匆匆来到厂长办公室。

正在打电话的厂长看见黄沙尘从门口探头张望，便示意他进来，而后态度和蔼但语气坚决地继续打电话：“……我告诉你，谁也没忽悠你……行了，你就是把我叫爷也没有用，厂里就是这么个状况。你先搁家里待着，等厂房改超市的事谈妥了，我一定考虑你的岗位……啥，猴年马月？你找工会，找工会有屁用，工会的人也得回家待业。”

坐在沙发上的黄沙尘不由得一愣。

“就这样了，有意见你找王书记提去，别老跟我一个人磨叽。”厂长愠怒地挂掉了电话。

黄沙尘连忙站了起来，笑咪咪地对厂长说：“厂长，你看要不要我去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厂长摆摆手，端起茶杯自顾自地喝了几口水，而后坐到了黄沙尘身旁。他换了一副笑脸说道：“沙尘同志，这些年，你为咱们厂职工的安定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我……”

“厂长，你高抬我了。”黄沙尘似乎对厂长的这番表扬有些不适应，忙谦逊地说道：“那些鸡毛蒜皮拿不到桌面上的事，哪能让您操心。刚才二车间的王三跟老婆打架，都动了切菜刀，还说要找您来评理。我告诉他们，厂长日理万机，哪有工夫管你们的扯淡事，找厂长，还不如找我。”

厂长一怔：“找你？”

见厂长误会了，黄沙尘忙解释道：“厂长，我不是想和您平起平坐，我是要为您排忧解难啊。”

“排忧解难，说得好，沙尘同志……”

“厂长，您别沙尘同志、同志的，我听得心里痒得慌。”面前的厂长没有了往日的亲

切随和，言语里透出的那种客气令黄沙尘不知所措。

“看来你是有思想准备了。”厂长顺势接过话茬。

“你——你不会是也让我回家歇着吧？”黄沙尘盯着厂长的脸，压低了嗓门带有怯意地问道。

听黄沙尘这么一问，厂长似乎轻松了许多。他递给黄沙尘一支烟，笑道：“老同志到底是老同志，谢谢你为厂里排忧解难。”

看厂长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黄沙尘愣了一下，忙严肃地说：“哎，厂长，你咋跟变脸鸡一样，昨天还说这次减员不牵扯工会人员，现在咋就变卦了？”

“工人都快没有了，还要工会干啥？”厂长仍是一团和气地解释着。

厂长的态度令黄沙尘莫名地恼火，他提高了嗓门大声为自己辩解道：“厂长，我黄沙尘这么多年给您‘擦屁股’……”

厂长皱了皱眉头：“给谁‘擦屁股’？”

黄沙尘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职工那么多邪乎难缠的事，多咱不是我黄沙尘……”

“行了，我没让你老婆回家，就是考虑到了你给我‘擦屁股’的功劳。”厂长息事宁人地拍拍黄沙尘的肩膀，“要知足啊，沙尘同志。就凭你黄沙尘这张能把死人说成活人的铁嘴，还愁找不到饭吃？”

“是啊，是啊，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可我对厂里是有感情的，对厂长您也是有感情的。”黄沙尘仍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殷勤地问道，“对了，嫂子的妇科病好了没？我刚认识了个老军医，是治性病的高手，对妇科病也很……”

厂长闻言不由一怒，将手中的烟蒂扔到地上狠狠地踩灭：“黄沙尘啊黄沙尘，你不要目的达不到，就变着法骂我。”

“厂长，你误会了，我哪敢骂您？我是想拍您的马屁，想不到拍到痔疮上了。”一见厂长真的生气了，黄沙尘忙嬉笑着解释道。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随着“咣”的一声，厂长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一个职工连跌带撞地跑了进来，忙不迭地喊道：“厂——厂长，快——快往楼下看！”

“看啥，房倒了，还是屋塌了？”厂长不满地指责道，“毛愣个啥劲。”

“三车间的王小翠跳楼了，砸在了你的车顶上。”

厂长一怔：“你说谁跳楼？”

黄沙尘急问：“人咋样？”

来人喘着粗气说道：“没看见有啥伤……”

黄沙尘松了口气：“真是万幸啊。”

“……就是人没气了。”来人一个大喘气，这才将话说完。

厂长大惊失色：“啥，人死啦？”

“关于王小翠为什么要跳楼，而且还是摔在了厂长的车顶上，现在群众议论很多。”保卫科罗科长向大家通报死者情况。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紧急会议正在进行，与会人员一个个神情严肃，就连屋子里的空气也仿佛凝滞了一般。

厂长铁青着脸，将手中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死死地拧灭：“都议论啥了？”

“议论最多的是说你逼死了王小翠。”罗科长犹豫片刻，还是坦诚地说道。

正在记录的办公室赵主任放下手中的笔，冲着罗科长说道：“绝对瞎扯！厂长和王小翠无冤无仇，而且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咋可能逼死她？”

厂长制止道：“赵主任，让罗科长接着说。”

“群众议论说，王小翠的跳楼和厂里这次精简人员有关。”罗科长显得有些无奈。

“跟精简人员有关？”厂长想了想问道，“马科长，你们劳资科这次的人员精简名单里有没有王小翠？”

“没有，王小翠是三车间的生产骨干，咋可能精简。”马科长语气肯定地说。

厂长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离开座位径直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自信地说：“谣言不攻自破啊。”

随着窗外新鲜空气的进入，屋里的气氛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厂长，群众还有个不好的议论，不知该不该说？”罗科长斟酌着说道。

“人命关天，今天就是说清楚的会，有啥不该说的，说。”

“有群众议论说……王小翠为什么要死在你的车顶上？是你玩弄了她；还说王小翠跳楼时嘴里喊的就是你的名字。”

赵主任将手中的笔拍到桌子上，火冒三丈道：“编得还有鼻子有眼的。我看，肯定是那些被精简的人在借机兴风作浪。”

厂长倒并没有生气，反而一笑，轻松地说：“这个八卦造得好，造得有水平啊！可惜我不是克林顿，也不是明星大腕出不了名。但是……”

话音未落，会议室门被人一脚踢开，一群男女手持木棒等家什怒气冲冲地拥进会议室，将开会的人们团团围住。一个头上缠着行孝白布的小伙子指着厂长对众人说：“他就是厂长！”

罗科长凑近赵主任悄声说道：“王小翠娘家的人来了。”

赵主任猛拍桌子吼道：“谁敢在这儿撒野。”

有人喊道：“连这狗日的一起打。”

听到号召，家属们拥上前去撕扯着，尖叫着。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几名匆匆赶来的保安慌忙拦在家属和领导之间，努力地劝解、阻拦。

大惊失色的厂长忙对罗科长说：“快——快报警。”

一旁的马科长忙支招：“报警归报警，这种事非得黄沙尘出面不可。”

自打厂长亲自通知黄沙尘下岗以来，黄沙尘待在家里就没走出门一步。

整齐洁净的屋子，虽说看起来比较俭朴，但墙上挂着的那几幅字画、柜中摆放的几件自制工艺品，显示出主人的品位有别于一般的企业人员。

黄沙尘无聊地坐在沙发上逗着小狗嘟嘟玩：“这下好，可以不上班了，可以整天陪着你玩了，来，给爸挠挠痒。”

玉珍一边手脚麻利地整理着桌上的物品，一边抱怨道：“都指望厂里技术改造完了，大家能有活干，可谁知竟然大量精简人。”

黄沙尘放下小狗，两眼望天叹道：“我说上电大时学学计算机或者营销管理，可你非让学中文。这下好，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玉珍无奈地说道：“都怪我打错了算盘，当初以为你一不留神还能成个作家。”

“谁说我成不了作家，现在不是彻底地坐到家里了。”黄沙尘说着站了起来，捶着腰在屋里转悠着自嘲道，“女人坐月子，男人坐家，好啊！”

玉珍停下手中的活计，苦涩地笑道：“行了，都歇菜了，还要贫。”

“这叫人倒势不倒。没啥过不去的，不就是个待业嘛，又不是咱一个。”黄沙尘嬉笑着凑到玉珍跟前，“再说，还有你的工资，你就权当搁家包了个‘二爷’。”

玉珍把手上的围裙甩向黄沙尘：“都啥时候了，还扯犊子。”

俩人正掰扯着，门铃骤然响起。伴随着门铃声，门外传来马科长急切的声音：“沙尘开门，我是老马。”

“肯定是王小翠自杀的事。”黄沙尘眨了眨眼，凑到玉珍耳边小声吩咐道，“就说我不在。”

“沙尘说他不在。”玉珍冲着门外大声喊道。

黄沙尘顿时没了脾气。这个老婆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实诚！他在玉珍脑门上狠狠戳了一下，悻悻地过去把门打开。

马科长显然明白自己此刻并不受欢迎，故作轻松地调侃道：“没打扰你两口子的好事吧？”

听马科长这么一说，玉珍反倒不好意思了，忙过去招呼道：“马科长，快进，快进。”

黄沙尘扭头回了屋，自顾自地坐到沙发上，嘴里咕哝道：“不是我不在，是不想管那扯淡事。”

马科长并没理会黄沙尘的态度，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沙尘，刚那话哪像你说的？我是代表厂长请你出山的。现在，王小翠的家属已经把厂长包围了，血案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现在是闲在屋里‘歇菜’的人，厂里的事让厂里的人去管。”说着，黄沙尘站了起来，拿起花洒给窗台上的花盆里浇水，故作热情地吩咐道：“玉珍，给马科长拿上两个刚出锅的肉包子，送人。”

马科长凑到黄沙尘身边，央求道：“沙尘，就算我个人求你了。没你的钢嘴铁牙，那帮家属是打发不走的。”

工友出了这样的事，黄沙尘自知理应车前马后地帮助料理。可一想到厂里让他回家待岗便一肚子的耿耿于怀。他想利用这件事给厂里拿个架子，要让厂长知道，没有黄沙尘，他屁股上的屎是不好擦的。想到这，黄沙尘无动于衷地对马科长说：“别搁这儿磨叽了，你快走，我还要出去找活干呢。”

见黄沙尘铁了心不出山，马科长无奈地转过身来又求起了玉珍：“玉珍，快，帮我说说。”

“我说不去，就不去，谁说也没用。”黄沙尘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全然不顾马科长的焦虑，“厂长真要是让打了，看在以前一起共过事的份上，我可以去医院看他。”

玉珍害怕黄沙尘把戏演过了，忙轻轻碰碰他低声说：“沙尘，你也别让马科长为难……”

要不，你就去看一下。”

马科长忙附和：“玉珍说得对，只要你一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好了好了，我对天发个誓，我要是管这事，我就不是人。”黄沙尘板着脸做出一副送客的样子，“马科长，你该死心了吧……”他刚要再说什么，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便止住话头接起了电话：“喂，大头啊……啥，王小翠的丈夫找着了！”黄沙尘高兴得一屁股坐在了茶几上，眉开眼笑地冲着电话里喊道，“太好了，你狗东西任务完成得好……啥？请你洗脚，行，行，我让你嫂子现在就给你烧热水……啥？让小姐给你洗，你狗东西也不怕得艾滋病，赶快回来。”

看着黄沙尘孙悟空似的表情，不仅马科长，就是玉珍也疑惑得不知所以然。

“王小翠的丈夫找着了，在外面搞传销，这案子我看快有眉目了。”黄沙尘放下电话对茫然发呆的马科长嘱咐道，“快给厂长打电话啊。”

马科长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上下打量着黄沙尘：“哎，你刚不是说，你要管这事，就不是人？”

就在马科长搬救兵的时候，厂会议室里已经充斥了浓烈的火药味：匆匆赶来的片警坐在会议室的中间，厂方代表和王小翠的家属们坐在会议桌两旁，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我是厂长，不是杀人犯！他们说逼死了人，证据在哪儿？”厂长怒不可遏地敲着桌子。

“人死在厂里，是不是厂里要赔偿，这是你们双方协商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上法院嘛。”片警处理这类事件颇有经验，他不动声色地转移着话题，“对了，那个死者的丈夫回来没有？”

家属们相互看了看：“……还没找着人。”

“看看，死者的丈夫还没见人，你们就要钱。这万一王小翠是让她丈夫逼死的，那事情……”赵主任话音未落，一茶缸水便泼到了他的脸上。

刚刚安静的会议室顿时又混乱起来，泼水的家属余怒未消地冲着赵主任吼道：“你放的啥屁？”

一个戴着黑纱的女人冲到厂长跟前，尖着嗓子叫道：“今天不把钱拿出来，就把尸体往你厂长的办公桌上放，让你在殡仪馆里办公。”众亲属纷纷附和，呼喊声、咒骂声不绝于耳。

如此混乱的场面令厂长非常难堪，他瞅了个空当忙向赵主任低声问道：“黄沙尘还没来？”

其实，早在王小翠跳楼之后，黄沙尘便派人四处去找她的丈夫周朝友。果然，当周朝友找回来时，王小翠的自杀动机也就水落石出了。原因是周朝友不顾王小翠的劝阻，加入非法传销组织，非但没有赚上钱，还把家里的所有积蓄全部搭了进去。不仅如此，深陷传销的周朝友仍执迷不悟，逼王小翠抵押房子，给他寄钱继续搞传销，结果导致王小翠一气之下跳楼自杀。

由于黄沙尘的全力斡旋，王小翠家属很快和厂里达成了共识，其追悼会也按部就班地在准备之中。

王小翠家楼下搭起了临时祭奠大棚，黄沙尘手持毛笔正在认真书写着“王小翠同志追悼大会”。

一旁的赵主任不住声地夸奖道：“好字，好字，可以跟书法家媲美了。”

书写完毕，黄沙尘放下毛笔退后两步欣赏着自己的作品，煞有介事地说道：“你要是真喜欢，等追悼会完了，可以拿回家收藏压箱底。”

“放屁。”赵主任正要回击，却听楼上传来一阵嘈杂声。

“不好了，有人要跳楼！”

黄沙尘忙往楼上看去，疑惑不解地说：“咋整的，这跳楼都要扎堆，跟赶集一样。”

赵主任大叫一声：“不好，是王小翠她老公。”

黄沙尘仔细一看，周朝友骑在自己家的阳台栏杆上，整个身子都悬在了外面，情况真是万分紧急。他忙对周围的人们吩咐道：“快，你们快找些纸箱子被子什么的往地上铺，我上去劝劝。”他急急跑上楼去，从不知所措的邻居们中间挤进屋子，顺手拉了个凳子坐在靠近阳台的门口，拿出个小本对周朝友说：“你还有啥后事往完的说，别到了阴间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对不起小翠！是我弄传销，倒腾完了家里的钱，逼得她跳了楼……”周朝友伤心地哭诉着，身子因剧烈的悲痛而前后摇晃，稍有闪失便会跌下楼去。

“行了，这句话都说了八遍了。”黄沙尘故意显得不耐烦。

“再就是……告诉大伙，传销害死人，千万别去招惹，招惹了就是家破人亡。”周朝友擤了一把鼻涕，认真地说。

“你看看，多高的思想境界，都要死了还想着大家，雷锋也没这精神劲。”黄沙尘合上本子，站起身来说，“遗言说得差不多了，你可以跳了。虽然你生得不伟大，但死得还是蛮光荣的！”

周朝友似乎看穿了黄沙尘的计谋，冷冷地说：“沙尘，你别跟我兜弯子了，今儿我是死定了，你就别费心思了。”

黄沙尘故作愤怒地将手上的本子往地上一摔。

不仅是周朝友，就连周围的同事们都被黄沙尘的举动镇住了。要知道在这样敏感的时候，任何一点动作和语言都有可能引起巨大的波澜。

“谁跟你兜圈子？你个王八蛋，没有良心的家伙。小翠为你跳楼，这追悼会没开，人还没送走，你就不管了？你要是人，就把小翠好好的送走！送走了，你要跳楼，我给你找地方；要喝药，我给你去买敌敌畏。”黄沙尘见周朝友被自己的一番话镇住，察觉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便掏出手机故意往外打了个电话：“喂，玉珍吗，小娟现在咋样了？”

听见女儿的名字，周朝友惊诧地问：“小娟咋地了？”

黄沙尘用手势制止周朝友说话，表情紧张地对电话说：“行，行，你让小娟接电话。”

楼下的马科长被黄沙尘电话里不明就里的话搞得糊涂起来：“喂，喂，沙尘，谁是小娟，啥意思嘛？”

黄沙尘把手机换了只耳朵，故作深情地说：“小娟啊小娟，你年纪小小的咋也要走

这条路？你糊涂啊！你妈、你爸他们一时想不开，想走就走了，不可惜，他们好活赖活也活了半辈子了。可你还小啊……小娟，耗子药到底藏哪儿……啥，不告诉我……啥，你爸咋样？你爸，你爸……”他捂住手机问周朝友，“快，小娟问你咋样了，咋说？”

周朝友无助地看看大家，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

黄沙尘见状愤愤地一转身对着手机说道：“是这样，小娟，你爸他已经下决心不活了……”他用眼角瞥了瞥阳台，从周朝友复杂的表情上判断出他心已有所动。他突然大惊失色地对着电话叫道：“小娟，小娟，你咋了……说话，说话啊！”

周朝友一下子跳下阳台栏杆，叫着“小娟”冲进屋里，企图从黄沙尘手中夺过手机。

黄沙尘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朝大家笑笑，一挥手，轻轻说道：“上！”

众人得令扑将上去，七手八脚将周朝友牢牢地按倒在地。

殡仪馆外，戴着黑纱的人出出进进，连空气都充满了悲伤。

远远的，一辆贴有大红“喜”字的面包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位胸前戴着红花的男人往火葬场这边焦急地张望着。

司机下车问道：“咋还没出来，不是说是第一炉吗？”

男人看看表：“不急，赶趟。”

司机递给男人一支烟：“黄沙尘也真能整，主持完丧事又赶主持婚礼的场。”

“可不是嘛，哪个明星大腕有这种走穴的本事！”男人笑笑，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道，“哎，出来了！”

胸戴白花的黄沙尘和厂里的同事寒暄告别，从殡仪馆匆匆而来。

坐进汽车，黄沙尘便将胸前的白花揪下扔在一旁，顺手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西服，并认真地佩戴上一束喜庆鲜花。

“丧事办得还顺利吧？”男人客气地问道。

黄沙尘扳下车座前面的挡光板，对镜端详着自己的仪容，余怒未消地说：“那个传销真是害死人！王小翠多能干的人，要模样有模样，要人品有人品，就这样走了，可怜啊。”

司机扭头瞥了眼黄沙尘，不满地说：“今儿是王胜利的好日子，别死呀死的说个没完。”

“对对对，说喜兴的。”黄沙尘搓了搓脸，换了副笑模样，“王胜利这个恋爱也谈了有七八年了吧，今晚闹洞房的节目准备好了没？”

男人不屑地撇了撇嘴：“一对新夫妻，两部旧机器，有啥闹的。”

一对新人甜蜜幸福地微笑着。

婚礼正在进行。黄沙尘神采奕奕地在主持着仪式：“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各位来宾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新人。站在右边这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妹子就是幸福的新娘。来，向前一步走让大家看看个仔细。”

新娘略带羞涩地向前跨了一步，被幸福冲昏了头的新郎也跟着向前跨了一步。在人们的笑声中，黄沙尘将新郎向后拽了拽：“现在还没轮到你呢。”他转而喜眉笑眼地走到新娘身边：“大家看到了吧，啥叫仙女？这就是仙女！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体透香，出水芙蓉娇艳美，敢比五彩金凤凰！真是要说多美有多美，漂亮赛过，大家说，赛过谁？”